

新華社新聞稿

首都舉行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

全國各重要城市舉行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

蘇聯人民紀念魯迅

中巴兩國總理舉行會談

周恩來總理舉行盛大宴會歡迎巴基斯坦蘇拉瓦底總理

在港九許多工會抗議下香港英國警方仍繼續無理搜查工人

港九絲織業工會等派代表要求香港英國當局嚴懲兇手和辦理
善後

我國第一個原子能放射性測井訓練班在玉門油礦開學

法共中央全會開會、法戎就政治局勢和工人階級一致行動
問題作報告

約旦競選運動中反西方帝國主義情緒高漲

法齊駁斥英法關於埃及沒有提出具體建議的說法

國 內

首都舉行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	(1)
郭沫若在首都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幕詞	(1)
茅盾：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	(5)
陸定一：在首都舉行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9)
应邀來我國參加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各國作家講話摘要	(11)
首都的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主席團名單	(12)
全國各重要城市舉行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	(15)
首都各報今天發表了許多紀念魯迅的文章、圖片	(14)
人民日報社論：“偉大的作家，偉大的戰士”	(14)
魯迅抄寫的“貓庵集”出版	(15)
蘇聯人民紀念魯迅	(15)
莫斯科大學集會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	(16)
朝鮮報紙載文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	(16)
越南報紙發表文章紀念魯迅	(16)
彭澤民逝世	(16)
彭澤民委員治喪委員會名單	(16)
在港九許多工會抗議下香港英國警方仍繼續無理搜查工人	(17)
港九絲織業總工會等派代表要求香港英國當局嚴懲凶手和辦理善後	(17)
九龍地區許多工廠在騷亂中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焚燒和搶劫	(18)
慘遭迫害死里逃生的九龍工人控訴國民黨特務暴徒的罪行	(18)
陳其尤就九龍騷亂事件發表談話	(19)
馬叙倫就國民黨特務製造九龍暴亂事件發表談話	(20)
香港“新晚報”刊載許多揭露國民黨特務暴行的照片和目擊記	(20)
“印度尼西亞火炬報”肯定香港事件是國民黨特務製造的	(21)
全國烈屬、軍屬、殘廢軍人、復員軍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將在11月5日召開	(21)
華僑回國觀光團福建籍團員到廈門訪問	(21)
中央慰問團萬京去四川	(21)
中央慰問團團長王維舟等到成都	(22)
青海省舉行昂旺、查直追悼會	(22)
拉薩成立水電勘測設計處	(22)
日喀則在公路通車后一年來的變化	(22)
桂西推廣種植冬稻	(23)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完成兩篇重要學術報告	(23)
廣西中西交流帶徒弟的經驗	(23)
一年來農村扫盲工作成績很好	(24)
各地積極部署今冬扫盲學習	(24)
福建省生活有困難的民間戲曲藝人得到政府幫助	(24)
上海有兩名工人打破四項去年的舉重全國紀錄	(24)
我國第一個原子能放射性測井訓練班在玉門油礦開學	(25)
鹽城地區糾正秋季分配中的虛假現象	(25)
大榕鄉做到生產轉社兩不誤	(25)
甘肅省糧食作物丰收	(26)
南山農業社每戶养猪三頭以上	(26)
中巴兩國總理舉行會談	(26)
蘇拉瓦底總理拜會毛主席等	(26)
蘇拉瓦底總理隨行官員拜會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	(27)
周恩來總理舉行盛大宴會歡迎巴基斯坦蘇拉瓦底總理	(27)

周恩來總理的講話	(27)
蘇拉瓦底總理的講話	(28)
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到東四清真寺作禮拜	(29)
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奇	(30)
毛主席接見印度共和國國會代表團	(30)
印度軍事代表團到南京	(31)
毛主席對委員長觀看烏克蘭舞蹈團演出	(31)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市長索海爾博士	(31)
北京市長彭真舉行酒會招待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市長索海爾博士	(31)
日本水利科學訪華代表團到北京	(32)
柏林人民警察樂團在長春演出	(32)

國 際

蘇聯馬戲團將來中國演出	(32)
中國音樂家代表團到芬蘭訪問	(32)
孟席斯表示不允許英國藝術團11月間在暹羅本演出	(32)
日“朝日新聞”要求免除護中國代表在入境時被指印的手續	(33)
朝鮮“勞動新聞”歡迎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發展友好關係	(33)
秘密出版的最新一期德共“自由人民報”刊載關於中共八大的報告	(33)
“原子彈災害圈”在烏爾巴托展出	(33)
越南亞洲團結委員會正式成立	(33)
越南代表寫信要求南越青年參加越南青年聯合會	(34)
越南山區農業計劃進展完成	(34)
南越當局禁止外僑經營若干行業的法令遭到反對	(34)
“方隆新聞”要求鞏固蘇加諾在印度尼西亞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建立的友誼之橋	(34)
蘇萬曼表示支持蘇加諾關於太平洋地區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主張	(34)
印度尼西亞港口和碼頭工人抗議馬尼拉條約組織的軍事演習	(35)
阿富汗紅新月會贈款救濟巴基斯坦災民	(35)
尼泊爾決定成立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籌委會	(35)
馬來西亞人民黨要求當局恢復同馬來亞共產黨和平談判	(35)
泰國政府禁映美國影片“國王和我”	(35)
阿拉伯聯盟理事會指責以色列對約旦的軍事侵犯行為	(35)
▲以色列飛機侵犯約旦領空	(36)
哈馬舍奈德指責以色列破壞巴勒斯坦停戰協定	(36)
黎巴嫩首都舉行群眾大會譴責“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陰謀	(36)
外國公司在敘利亞進行破壞活動	(36)
英國有些報刊攻擊英國中近東政策	(36)
約旦競選運動中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情緒高漲	(37)
阿拉伯國家商會第六屆代表會議在利比亞開幕	(37)
蘇丹、埃及、埃塞俄比亞討論成立“三國非洲聯盟”問題	(37)
突尼斯政府抗議法軍在突尼斯境內的暴行	(37)
利比亞破壞一個法國間諜組織	(38)
埃及報紙揭露英法沒有放棄“國際管制”蘇伊士運河的陰謀	(38)
埃及“晚報”抨击英法會議公報	(38)
利比亞駐聯合國代表寫信給安理會支持埃及	(38)
“運河使用國協會”理事會開會	(38)
▲英報揭露英法在蘇伊士問題上的打算	(39)
法方嚴斥英法關於埃及沒有提出具體建議的說法	(39)
印度尼西亞“獨立報”抨击艾登堅持“國際管制”蘇伊士運河的頑固態度	(39)
美報說英法對美國在蘇伊士問題上的作法感到失望和不滿	(39)
“紐約時報”報道納賽爾對記者談話說蘇聯準備貸款給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壩	(40)
赫魯曉夫繼續問河野一郎會談	(40)
布爾加寧和達烏德就蘇阿兩國關係交換意見	(40)

布尔加寧設宴招待阿富汗首相	(40)
苏联巨型哈气式客机完成莫斯科德里間試航	(40)
在苏联首都莫斯科	(41)
苏联卡拉庫姆运河工程繼續進展	(41)
“联欢節報”在莫斯科創刊	(42)
波統一工人党中央舉行第八次全会	(42)
波政府主席團批准关于擴大地方人民會議職权的決議	(42)
捷总统接見法議會代表團	(42)
斯洛伐克东部动工兴建一巨型水庫工程	(42)
斯洛伐克东部地区的新变化	(43)
匈任命納吉为布达佩斯一大学的教授	(43)
罗政府和工人党代表團定于本月20日訪南	(43)
匈劳动人民党代表團到南各地訪問	(43)
蘭科維奇談南匈兩國党的會談情况	(43)
西德報紙評西德政府改組	(44)
▲奧倫豪尔談西德政府改組	(44)
“紐約時報”記者說西德人民認為重新武裝無助于全德統一阿登納勢力正在不斷衰退	(44)
法共中央全会开会，法共就政治局勢和工人階級一致行動問題作報告	(45)
法激進社会党的分裂派發表宣言	(45)
法國國民議會繼續辯論阿尔及利亞問題	(45)
波漢維奇在巴黎同孟戴斯—弗朗斯會談	(46)
波漢維奇在巴黎同孟戴斯—弗朗斯會談	(46)
苏斯爾說法國必須重新研究它对大西洋联盟的态度	(46)
法國因財政困難撤回对國際貨幣基金的一半捐款	(46)
青年被征到北非作战使法國結婚人數下降	(46)
比方指責美國是帝國主义	(46)
特德繼任克頓任英國防大臣	(47)
英鐵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47)
英一羣后各兵發表聲明要求政府讓他們回家	(47)
意大利工人罢工	(47)
荷蘭報紙报道美國公司对西伊里安發生兴趣	(47)
挪威伐木工人罢工結束	(48)
美國准备測繪利比亞地圖	(48)
美國西部地区的旱情嚴重	(48)
日慈濟會閉幕	(48)
聯合國討論对不發達國家進行技術援助的第七次會議開幕	(48)
更正	

注：目錄上有“▲”的不經电台廣播，是轉發塔斯社稿

新華社新聞稿

新華通訊社編印

北京市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 136 号

社址：北京國會街26号

定 价：每月四元五角（不加郵費，預
收報費）

訂閱處：全國各地郵局

零 售：每期

一角五分

布尔加寧設宴招待阿富汗首相	(40)
苏联巨型喷气式客机完成莫斯科德里間試航	(40)
在苏联首都莫斯科	(41)
苏联卡拉庫姆运河工程繼續進展	(41)
“联欢節報”在莫斯科創刊	(42)
波統一工人党中央舉行第八次全会	(42)
波政府主席團批准关于擴大地方人民會議職权的決議	(42)
捷总统接見法議會代表團	(42)
斯洛伐克东部动工兴建一巨型水庫工程	(42)
斯洛伐克东部地区的新变化	(43)
匈任命納吉为布达佩斯一大学的教授	(43)
罗政府和工人党代表團定于本月20日訪南	(43)
匈劳动人民党代表團到南各地訪問	(43)
蘭科維奇談南匈兩國党的會談情况	(43)
西德報紙評西德政府改組	(44)
▲奧倫豪爾談西德政府改組	(44)
“紐約時報”記者說西德人民認為重新武裝無助于全德統一阿登納勢力正在不斷衰退	(44)
法共中央全会开会，法共就政治局勢和工人階級一致行動問題作報告	(45)
法激進社会党的分裂派發表宣言	(45)
法國國民議會繼續辯論阿尔及利亞問題	(45)
波漢維奇在巴黎同孟戴斯—弗朗斯會談	(46)
孟戴斯維奇在巴黎同孟戴斯—弗朗斯會談	(46)
苏联戴爾說法國必須重新研究它对大西洋联盟的态度	(46)
法國因財政困難撤回对國際貨幣基金的一半捐款	(46)
青年被征到北非作战使法國結婚人數下降	(46)
比方指責美國是帝國主义	(46)
特德繼任克賴任英國防大臣	(47)
英鐵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47)
英一羣后各兵發表聲明要求政府讓他們回家	(47)
意大利工人罢工	(47)
荷蘭報紙報道美國公司对西伊里安發生兴趣	(47)
挪威伐木工人罢工結束	(48)
美國准备測繪利比亞地圖	(48)
美國西部地区的旱情嚴重	(48)
日慈濟會閉幕	(48)
聯合國討論对不發達國家進行技術援助的第七次會議開幕	(48)
更正	

注：目錄上有“▲”的不經电台廣播，是轉發塔斯社稿

新華社新聞稿

新華通訊社編印

北京市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 136 号

社址：北京國會街26号

定 价：每月四元五角（不加郵費，預
收報費）

訂閱處：全國各地郵局

零 售：每期

一角五分

國內

首都舉行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

【新華社北京19日電】10月19日下午，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禮堂隆重舉行。

周恩來總理和大會主席團人員以及应邀來北京參加大會的十八個國家的三十多個作家登上了主席台。主席台上安放著數百盆傲骨耐寒的秋菊，花叢後面，莊重的古銅色絲絨帷幕之前懸挂著魯迅先生巨像。

大會主持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致開幕詞。他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們來比喻這位二十年前逝世的偉大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的成就。郭沫若說，魯迅是中國革命新文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民族文化的革新者、實事求是的歷史科學家、以身作則的教育家和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郭沫若從各方面分析了魯迅不朽的成就。他說，中國的文化工作者要以魯迅為榜樣，以自覺犧牲的精神創造性地從事一切活動。最後，他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工作者對遠來參加這個紀念大會的各國代表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謝，並希望通過他們，向他們所代表的各國的文化界和各國人民表示誠摯的友誼和祝福。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在會上作了題為“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他從魯迅的創作、魯迅對民族文化的研究等許多方面，闡述了魯迅一生中幾個不同時期的思想演變和他對中國思想界、文藝界的巨大貢獻。他說，我們必須加強對魯迅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魯迅著作時，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應當同樣重視。我們要發揚魯迅的精神，更大力地開展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學習，為人類文化繁榮作出更多的貢獻。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會上講話。他說，魯迅逝世二十年來的今天，他所畢生追求而沒有親自看到它的成功的中國革命，已經實現了。以魯迅先生為旗幟的革命文學，曾經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

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中起了巨大作用。他說，革命的文藝家，要學習魯迅先生向敵人沖鋒陷陣的精神，同時也要學習魯迅先生對同志和朋友團結的精神。我們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同一切具有愛國思想的黨外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應該同一切贊成社會主義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在藝術上應該允許各種不同創作方法、不同藝術流派的共存和競逐。最後他說：“我們希望全國一切老的新的文學家藝術家，包括在台灣的文學家藝術家在內，在愛國的口號下團結起來；我們應該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藝家，在反對殖民主義的口號下團結起來；我們應該同全世界各國的文藝家，在維護和平的口號下團結起來。”

在會上講話的還有蘇聯作家波列沃伊，緬甸作家吳登佩密，南斯拉夫作家伊伏·安德利奇，巴基斯坦作家艾阿默德·阿里，印度尼西亞作家普拉姆迪雅·阿南達·杜爾，阿爾巴尼亞作家斯捷利奧·斯巴賽，波蘭作家奧爾塔格德·魏得志，英國作家約翰·索麥費爾德，日本作家長與善郎，保加利亞作家尼古拉·馬里諾夫，朝鮮作家韓雪野，羅馬尼亞作家阿烏埃勒·米哈爾，越南作家潘輝，澳大利亞作家古沙克，意大利作家馬拉帕脫，蒙古作家喬然爾·查文·哈木蘇倫，匈牙利作家薩米奧·喬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沙利·斯都芬等人。

今天參加大會的有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國際友人一千五百多人。他們中間有的是白髮長鬚、魯迅的同時代人；有的是曾經和魯迅并肩作戰的戰士；也有著魯迅親手培養成長起來的或者接受過他的思想影響而去追求真理的革命家；也有著正在魯迅遺作之中接受教誨，作為他的后继者的年青一代。

郭沫若在首都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幕詞

【新華社北京19日電】在首都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幕詞

郭沫若：

魯迅逝世整整二十周年了。

在這二十年當中，世界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國更起了划時代的變化。

在魯迅逝世後的第二年，195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

爭，綿延了八年之久。中國國土的一半曾淪陷陷，并犧牲了不少的生命財產，但日本帝國主義終於在1945年被击败而投降了。

在魯迅逝世後的第三年，1939年9月，納粹德國更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綿延了六年之久。靠着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別是蘇聯人民和蘇聯武裝力量的英勇抗戰，終於在1945年击潰了納粹德國和法西斯軸心集團，把人類從大破滅的災難中挽救了轉來。

在魯迅逝世後的第十二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了八年的抗日戰爭，更經過了四年的人民革命戰爭，終於在1949年在击败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又击败了美帝國主義所大力支持蔣介石反革命集團，驅逐了一百年來逐步地控制了中國命脈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而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隨着這些勝利而來的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日益鞏固和壯大，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在魯迅逝世後20年間的這些變化，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關係着全人類命運的重大事件。

魯迅生平曾經渴望着這些變化的出現，特別在他的晚年更曾經為這些變化的出現而忘我地鬥爭。“飲水思源”，我們不能不肯定魯迅的成就和勞績。我們要紀念他，研究他，學習他，把他沒有做完的工作繼承起來，更進一步向前發展。

魯迅的成就，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們相彷彿，是多方面的。

他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時代的文藝作家，是實事求是的歷史科學家，是以身作則的教育家，是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

這在每一方面的成就都可以使魯迅不朽，而他是把各方面的成就相互滲透地集中起來，結晶成為一個典型的人格。他的影響空無疑問，是將愈來愈顯著，愈來愈廣泛，愈來愈深入的。

魯迅起初是一位進化論的信徒。他研究過生物學和近代醫學，他是一位愛國的唯物主義者。他和旧時代的封建思想作了毫不容情的鬥爭，更和軍民主義和買辦資

產階級的思想作了毫不容情的鬥爭。

他的思想的歸趨並不是滿足於冷觀客觀世界，而是要改造客觀世界。因此，他自己的鬥爭實踐，特別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中國革命運動對於他的影響，使他逐漸体会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而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支持者。

魯迅是革命的新文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

在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糟粕陳腐相因地積壓着，更加上殖民主義文化侵略不斷的大冰雹，作為作家的魯迅，是他開始把新文藝的嫩苗從地底迸射了出來。

“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以後幸福絕望日，合理地做人。”（“墳”116頁）

這話是魯迅教“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但如果移用到魯迅對於新文藝的創作上來，我覺得是同樣切合的。這種巨人式的努力，可以借中國古代的神話來表示，是十分类似于開天辟地喜龍古的苦悶。

在今天，我們要用經過洗煉的人民語言來從事寫作，要寫出杰出的小說、詩歌、劇本、雜文，自然也還是要費艱身的努力。但在今天的寫作條件，和魯迅在幾十年前開始從事創作的時代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在今天，我們在文藝創作上要想達到魯迅的水平却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為現實主義的作家，魯迅的出現是划時代的，而且他將永遠成為文藝史上的一個高峰。

魯迅是民族文化的革新者，但他決不是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者。他對於民族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的素養。他是一位實事求是的淵博的歷史科學家。

“中國小說史略”這部不朽的著作是前無古人的。在這之外，有關歷史文獻的研究、批評、整理、傳播，都具體地表示着他的實事求是精神——嚴肅的科學家態度。

魯迅是受過近代自然科學訓練的人，而又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優良傳統，他把兩者巧妙地結合了起來，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條件能够辨別民族文化的民

主性的精華。

誰也不能忘魯迅同時還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從他早年結束學生生活以後，他就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只有在1927年蔣介石出賣革命以後，他受着反動派的迫害才離開了教育崗位。

魯迅一直是愛護新生力量的，有名的“狂人日記”最後的一句話：“救救孩子”，這是從黑暗時代中叫出的最沉痛的呼聲。

“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以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這幾句話我要再引用一遍。這不僅表示着魯迅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而也表示着魯迅叫“我們現在怎樣做老師”。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十分膾炙人口的這兩句詩也正表示着同樣的精神，是作為教育家的魯迅的自画像。

他也說過這樣十分淺顯、而又十分深刻的話：“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這種概括着創造過程在里面的自我犧牲精神，我們是不能不贊仰的。

以自我犧牲精神創造性地從事創作，從事研究，從事教育，從事哺育新生代，是魯迅生平的高貴的生活實踐。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一個模範。他是一位以身作則的偉大的教育家。

為了創造中國文藝的新形式，一個不可忽視的途徑，是翻譯外國的作品。魯迅在年青的時候就曾經注意到這一層，他是做了不少的翻譯工作的。但是，他在翻譯工作中有一個突出的傾向，便是他喜歡選擇被壓迫民族或弱小民族的作品。魯迅曾經自行說明，他是特別同情弱小民族的。在這裏已經表示着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的萌芽。

十月革命以後，隨着魯迅思想被賦予了明確的方向性，他“確切地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實現”，特別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到他去世的十年間，他對國內外反動勢力作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魯迅成為了無可倫比的有光輝的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

單就文藝經驗的交流上來說吧，魯迅的翻譯豐富了中國的新文藝。反過來，魯

迅的創作又使中國的新文藝豐富了世界文藝。魯迅已不單純是中國的魯迅，而是世界的魯迅了。在今天我們迎接到二十多個國家文化界的代表來共同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便是絕好的證明。

中國人民酷愛和平勞動，中國人民善于吸收世界各國優秀的文化成果來營養自己，更從而努力創造、促進共同進步。魯迅正充分地體現了這種傳統精神，我們中國的文化工作者更要跟隨着他使中國新文化向着這個方向發展。

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各國的文化工作者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工作者有着殷切的期待，便是希望中國的新文化能夠對世界文化有更多的貢獻，希望中國能夠產生出更多的魯迅。

我們願意接受這個期待，並願意保證不辜負這個期待。在今天人民民主的政權下，我們在文化活動的園地裡也正期待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優良的條件是充分具備着的，就只等待着文化工作者集體的個人的最緊張的努力。

我們今天在紀念魯迅。我們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要以魯迅為榜樣，以自我犧牲精神創造性地從事一切活動。我們要繼承祖國的優良遺產，同時也要學習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努力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為人民幸福服務，為祖國建設服務，為人類進步服務。

最後，請允許我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工作者對遠來參加這個紀念大會的各國代表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謝。我們祝你們在文化活動中不斷地獲得有光輝的成就。我們希望通過你們，向你們所代表的各國的文化界和各國人民表示誠摯的友誼和祝願。

我們願和世界各國的文化工作者緊密地攜起手來，為提高人類文化，促進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茅盾：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

【新華社北京19日電】題：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

——在首都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

茅盾

鲁迅在1952年4月写的“武心集”

(1950—51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的序言，在回顧自己的思想發展的過程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熱鐵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就以這樣的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之下，堅決為人民服務，堅決與各種嘴臉的反動勢力鬥爭，鞠躬盡瘁，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

正像世人共知的其他許多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一樣，——在這里，我想到了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等等輝煌的名字，——魯迅所走過的道路是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不但充滿了荊棘，而且有當道的豺狼，有窺伺在暗處的鬼魅，也有誠懇而難的狐狸。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又頃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1926年，魯迅在小說集“彷徨”的卷頭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詩句作為題詞；這表示那時的他抱着我們古代哲人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邊戰鬥，一邊追求真理。那時候，他的基本態度，可以從他後來對於“語絲”（1924年發刊的周刊，魯迅和它的關係最久）的評價得到說明；他說“語絲”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擠，——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并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害之際，也還是故意隱晦其詞。……所以隱晦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這一段話，說明了同人雜誌“語絲”的態度和進行戰鬥的方法。自然，“應該產生怎樣的‘新’”，魯迅當時並不是沒有目標。但魯迅之所以沒有明白的表示，正因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認識以前就有表示，這和他“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而堅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個人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把魯迅和羅曼·羅蘭相比較，很有相同之處。羅曼

·羅蘭七十歲時，曾經為了答謝蘇聯人民對他的慶祝說過这样的话：“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走到莫斯科。夢已經走到了。這個旅程并不平坦，然而完結得很好。”羅曼·羅蘭在解釋他“是從什么地方，從什麼時代的深處來的”，曾經沉痛地說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一直在悲劇主義的重壓之下度過的。同樣地，魯迅也體驗過“寂寞和空虛”的重壓，而魯迅的“旅程”好像比羅曼·羅蘭的更為艰苦，因為他不但背負着三千年封建古國的“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而且他還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會所形成的“買办文化”作斗争。

魯齊人家的子弟，幼誦孔孟之言，長習声光化電之學，从革命民主主義走到共產主義；魯迅所走過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們的許多前輩先生。這是中國的愛國的知識分子經過事實的教訓以後所選擇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魯迅是引導着萬千青年知識分子走向戰鬥，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

× × ×

我們古代的哲人會說：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義者）為能愛人，為能憎人。魯迅就是這樣的“仁者”，他維護“人”的尊嚴，他愛的是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他憎恨的是剝削者和壓迫者。純粹的“仁者”也一定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戰士。1930年以前魯迅的中國中心和主要的活動，大概可以用這几句话來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就開始了文學運動的計劃。這是打算出版一種期刊，定名為“新生”。但這計劃終於為了種種阻礙而沒有實現。後來（1922年，“吶喊”序），他回顧這一時期，告訴我們：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藝運動，因為文藝善於改變人們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變精神作為第一要務，是由于認識到“凡是羸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這是魯迅對於那時候的中國人民

的命运的最沉痛的说法。为什么“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呢？鲁迅从各方面来分析，揭露了问题的本质。

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狂人日记”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记”借了“狂人”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药”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之一，求“药”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什么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提能是“灵效”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而献出来的血！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悟，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后来鲁迅自己说明“药”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不主张消极”，而且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不惟用了曲笔，在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也就是说，“药”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花环”而在于表现在整个的深刻的矛盾。鲁迅根据他自己目睹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是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睛，——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品质而外，还有不少封建階級的思想意識，而这些思想意識恰恰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鎖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

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披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貴們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193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最后几句话，暗指若当时就要到来的1927年的革命。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这且留在下节再谈。

阿Q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旧社会中，所谓“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从“套套靠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Q的“精神品质”。（阿Q）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階級社会的剝削制度所產生的等級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外成性的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当“阿Q正传”在报上連續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貴的紳士們，惱惱不安，都以为是罵到了自己。他們这惱惱不安实在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在阿Q这面鏡子里正照出了他們的情臉。認真說来，即在今日的我們，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說：阿Q这面鏡子里沒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旧制度所產生的思想意識的殘余，却不能够馬上在人們腦子里消滅的。

毋庸諱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陰暗的，而且鲁迅所強調的國民性的痼疾，也不無偏頗之处，这就会忽視了中国人民品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藥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釋，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縣城的認識有关系。鲁迅曾經在另一

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歷史上中國人只有做過了奴隸和求為奴隸而不得這樣兩個時代。這顯然對於中國歷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計太低了。但說這樣話時的魯迅，有的是憤激，是苦悶，而絕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現的內心思想一樣，尽管有矛盾，苦悶，而並不消沉。他還是堅決地戰鬥着，同時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這正是魯迅之所以成其偉大的原因。

魯迅那時候的苦悶，——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虛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這段時間）他所深以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長大的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的“寂寞”，性質上有相同之處，而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他把“五四”運動右翼分子的日趨反動，以及本來反對五四運動的人們那時也往羊頭賣狗肉，企圖篡奪領導權等等這些事實，和他所目擊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敗象，加以比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傳”中描寫趙秀才、假洋人之類的乘機“革命”，“咸與維新”，和不准阿Q革命，筆鋒所指，也向着“五四”以後那班投機家）。而不同之處，則在於他也目擊着或至少感覺到動盪的時代中有一股頑強的潛流，“好像壓在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在於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進化論以外，又“擠”進了新的東西——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這不同之處，標示了魯迅思想的發展。而反映了他的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和憤激的情緒的，便是“野草”（散文詩，二十多篇，1924—26年作於北京）。後來，（1951年）他自己對於“野草”作了這樣的說明：“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於幾個有雄辯和銳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野草”英譯本序，1951年11月）。這裏，“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是指1927年以後當權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失掉的好地獄”用的象徵性的手法，但可以看出，這里指的是北洋軍閥的必然倒台，而同時預言了代替北洋

軍閥的蔣介石派會比北洋軍閥更壞。魯迅對於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勢和風雲人物所採取的保留態度，可以說是他“由於事實的教訓”（辛亥革命的失敗）故而頭腦比較冷靜，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但同時，也不能不說，他那時對於此後必然要來打倒“地獄”的新人，還沒有明確的信念。他的這種保留態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當時“革命策源地”廣州的時候，暫時沉默起來。

魯迅在廣州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他的思想發展上，却很重要。後來，（1952年）他總結那一時期的自己的思想變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才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想因此轉變……”（“三閑集”序）。魯迅不是那樣的人：昨天剛從書本上讀到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初步知識，今天便自詡為已經掌握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鄙薄那樣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長於舊社會的人，出身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當其作為本階級的叛逆者出現的時候，並不等於已經完全獲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靈魂深处已經沒有封建意識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殘余；他們常常可能在某一點上正確而在別一點上犯錯誤，在某一期時正確而在另一時期犯錯誤。而魯迅之所以比他同時代的人更能認識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也正由於他親身的長期體驗。他常常說，“積習難忘”；又說，他雖然經常無情地解剖別人，但更經常更無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間，听过一二次講演、看过一二本書，就從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他以為這樣“突變”了的知識分子是經不起考驗的。而事實上，他也目睹了不少這樣的“英雄”在小風霜之下就現了原形。

正是由於上述的種種事實教訓，魯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於辛亥革命的失敗。“野草”時期的自我思想鬥爭得到了結論。也正因為在長期的思想鬥爭中

吸取了事实的教训，他在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信仰，是从心灵深处发生的，是付给了全生命的力量；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难关头，他坚决地走向共产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开始了新的、长期的、更艰苦更勇猛的战斗。

1928年8月，鲁迅在答复读者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有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这一年，正是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论争的时期，因而鲁迅这几句话，是有感而发的。在这些话里，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评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对的著作”，这很重要。这正表现了鲁迅对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讨论当时文学运动的具体问题时，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具体问题，就是作品的题材问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问题，对于当时的进步作家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于鲁迅的评价问题等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应当考虑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当时中国进步文学与反文学的具体状况，以及当时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战略——又批评又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每每喜欢用教条的框子来硬套。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能说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评的态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至于当时的“普罗文学”作品，则绝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鲁迅反对这些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反对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但鲁迅在那时候也还是

正在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他后来说，他感谢创造社对他展开的论争，因为这“挤”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因而在这次论争中，我们还不能看到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所有的问题提出有系统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张，像他在1930年以后那样。

反对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同时也反对生活活剥、搬弄洋教条，这是“五四”以后鲁迅所极力主张的，这也仍然是1928年论争中鲁迅的基本思想，但因当时的论争夹缠着个人问题和宗派情绪，因而这一基本论点就不很突出。可是这一次论争，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对于鲁迅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鲁迅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5月）的讲话中，就更透澈了。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么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阔论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里说的是：“左”倾和右倾，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都是脱离群众、不切合革命的实际，抱住几句教条的结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当时的革命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正视现实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敌人的底细”。他说：“一个战士，决以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前的敌人的。”（“上海文坛之一瞥”）。

为了克服文学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鲁迅在那时就提出了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問題。他以为作家所写的，不全是親身的經驗，也可以有体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作賊。要寫通奸，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作家生長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來沒有关系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

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1952年后，鲁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谓“雜文”。这是由于环境所迫，也由于思想斗争的必要。他的几百篇“雜文”，可以說是上下古今，包罗万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學術等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他以極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淺出的筆墨，对各种問題和各种現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雜文”，每篇大抵不过数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剗刺入骨；嘻笑唾罵，既一鞭一血痕，亦且余音悠然，耐人咀嚼。这些“雜文”，不但是战斗性極强的政論，也是藝術的珍珠。这些雜文，絕大多數，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的战斗生活的最后五年中，对当时的以各种形式出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尖銳深刻的批判，对广大青年知識分子進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他駁斥了御用學者“新月派”的起階級論。他引証中外古今的歷史事實，也引証“新月派”本身的行动，來証明“起階級論者”实际上是压迫階級的走狗，他們貌似公正，实际上是撒头撒尾拥护压迫階級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許被压迫階級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权利。

在所謂“第三种人”要求“文藝自由”而展开論战的时候，鲁迅刻下了“第三种人”的伪裝，指出“第三种人”实在是“第一种人”，他們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集团的禁止革命文学、迫害进步作家等等罪恶表示抗議，却装出了委曲求全的嘴臉，顛倒黑白，反而向被压迫的进步文学集团（当时的左联）要求給以“文藝自由”，这是十足的含血噴人的勾当，其余圖是要欺騙缺少經驗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叫器更为陰險。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許多雜文对于“國粹主义”和“全盘欧化論”的荒謬，都繼續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議論更为精辟。在前期，他還是以定化論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問題，現在呢，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他的这些雜文不但在当时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

意义。

从“雜文”中，可以窺見鲁迅的學問的淵博。如果把他引用过的中外古今的書彙編一个目錄，將是很長。但是他和那些專靠引用別人言論來掩飾自己思想貧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征引，有时是为了證明一个論点，但更多的是为了駁斥那些“有歷史癖和考据癖”的貌似淵博的術学家的錯誤，或者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國學家”的荒謬。在和新、旧頑固派（他們都挂起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对各种革新运动）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常用的战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引用中國古代学者的話，來証明那些新、旧頑固派自詡为独特的議論实在是早已有的而且是早已为古代学者所駁斥过的。

为了反对青年們埋头故紙堆中，逃避现实，鲁迅在“阿Q正傳”的第十一章中就令人噴飯的妙筆嘲笑了那些自称有“歷史癖和考据癖”的“學者”。在許多“雜文”中，他尖銳地窮追不舍地抨击那些以各种面目欺騙青年的國粹主义者，他指出出了这些人所叫賣的“國粹”其实是糟粕。为了誘導青年努力学习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学和文藝知識，为了使得青年們“睜眼看世界”，特别是反对那时候反动派的复古运动，他干脆地告訴青年：讀些裝書沒有益处！

正因为鲁迅必須和挂起國粹招牌來欺騙、欺騙青年的新、旧頑固派、各种反动勢力作斗争，所以他不能不采用“矯枉必須過正”的战術。他那時的文章，揭露糟粕（这正是自封的國學家以及別有用心的國粹主义者所崇拜為精華的）者多，而開明優秀傳統的，比較少。胡風反革命派曾經鑽這空子，誣稱鲁迅对于民族傳統文化是抱否定态度的，从而依據他們自己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虛無主义的謬論。但這些謬論是經不起事实的駁斥的。鲁迅对于中國歷代文学的高度的評價，見于他的“中國小歷史略”；对于民族的雕刻、繪画、音乐，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的思想家，他的評價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会自貶低，也不盲目自夸。凡是中國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鲁迅無不愛護。唯有那阻礙中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这才深

惡而痛絕之，不斷地給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他在1918年就說過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它有沒有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國粹。”

這幾句話，我以为很可以概括魯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也符合于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原則。

魯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和他提倡學習其它民族文化的優點的態度，是一致的。魯迅主張必須向世界各民族先進的科學和優良的文藝學習，但也屢次批評那些不問好歹，只要是歐美大國的東西就瞞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着一個外國學者作為偶像到處去吓唬青年的所謂“學者”，因為這班人的淺薄雖然還可以原諒，而他們的貽誤青年則是不可寬恕的。

魯迅非常接受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傳統，并且發展文化交流，互相學習，這是中國人民的良好傳統。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都曾引證中國歷史事實，指出中國人民自漢朝開始就和鄰近各民族發展了文化交流，並在本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不少的外來的因素，以為借鑒，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內容。他指出：勇于吸收外國的优秀文化的精英，常常發生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王朝，如漢唐盛世，而澹薄季世的失去自信力的統治階級則往往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敢接觸外來的新鮮事物。他在“拿來主義”這篇短文中，大聲号召，凡是有益于我的東西，無論中外古今，都應該學習，都應該吸收使成為自己的血肉。在這樣的信念上，他曾以大部分的精力，介紹和翻譯外國的文藝和學術。他介紹的範圍很廣，尤其熱心於介紹那時還是被壓迫的東歐各民族的文學。在那個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魯迅的貢獻就是卓越的，而它的影响也是深遠的。

魯迅自己的作品也証明了他是能够十分完善地實踐他的理論的。他的小說和論文，都有獨特的風格。這風格，正是在中國文學的优秀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外國

的优秀文學的精華，通過他個人的氣質而形成的。對魯迅以前的中國文學作品而言，魯迅的作品是從前未有的完全新的東西，但同時又完全是民族的，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詡是民族風格的東西是更為民族些的。

近幾年來，研究魯迅的工作，頗有成就。然而也有缺點。其中最應當引起我們警惕的，是研究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種研究方法往往不從魯迅著作本身去具體地分析，不注意這些著作產生的背景材料（社會的和個人的），而主觀地這樣設想：某年某月發生某事，對於魯迅思想不能沒有某些影響？然後在魯迅著作中去找證據。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對於某一問題抱着怎樣的見解，因而，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也不可能抱着另外的見解；于是也在魯迅著作中找證據。對於魯迅作品的解釋，也曾有過庸俗社會學的觀點，最突出的例子是認為“葵”的結尾處的“烏鴉”必有所象徵，因而發生了種種奇性的猜測。全國在魯迅的片言只語中找尋“微言大義”，在某些人中，也成為一種癖好。這些偏向，都有害於魯迅研究工作的正確開展，也有害於正確地學習魯迅。

為了更好地向魯迅學習，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魯迅著作時，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應當同樣重視，而且要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活躍，更加深入。

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魯迅的精神，更大力地開展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學習，為人類文化繁榮作出更多的貢獻！

陸定一：在首都舉行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新華社北京19日電】在首都舉行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陸定一

同志們，朋友們：

偉大的文學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离开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他為中國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一生。他從一個愛國主義者，一個民主主義者開始，最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

想。毛澤東同志對魯迅先生作了極其崇高的估計。毛澤東同志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英勇的民族英雄。”

魯迅先生逝世的時候，我們的祖國正處在深重的苦難之中。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企圖封吞中國，而國民黨反动派還在進行所謂“剿共”的戰爭，和禁止人民的抗日運動。二十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美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國民黨反动派，完成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魯迅先生曾無費美社會主義的蘇聯說：“一個嶄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里涌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現在，這句話成了對我國現實的寫照。魯迅先生所畢生追求而沒有親身看到它的成功的中國革命，已經實現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更加幸福更加繁榮的前景已經望得到了！六萬萬人民，從地獄里解放了出來，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現在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爲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革命的文學，是爲革命的政治任務服務的文學，是爲工農兵服務的文學。魯迅先生把文學當作被壓迫人民進行反抗鬥爭的武器。他曾經說：“革命的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

我們的政治任務，過去曾經是實現兩個革命，即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以魯迅先生爲旗幟的革命文學，曾經在這兩個革命的時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國人民對於這種革命文學懷着感激的心情，因爲這種革命文學能够鼓舞人民去進行革命鬥爭，并且取得勝利。魯迅先生將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愛戴，他的名字將永垂不朽。

現在，我們還有解放台灣的任务，还

有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务，還有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的任务，但是，我們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已经是社會主義建設。为了建設，我們還要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全國的文學藝術工作者，要繼承魯迅先生的精神，積極參加這個爲建設的鬥爭，爲和平的鬥爭。要象魯迅先生一樣，堅決地和人民大眾在一起，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偉大的建設事業和和平事業。

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為了動員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工作方面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我們的祖國。

革命的文藝家，要學習魯迅先生向敵人沖鋒陷陣的精神，同時要學習魯迅先生對同志和朋友講團結的精神。對仇惡不饒的反革命分子，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是必須進行堅決鬥爭的。但是對同志和朋友，我們必須堅決實行團結的政策。同志和朋友，相互之間是有批評的，這種批評是應該做的。沒有批評，我們的事業就不會發展。但是，這種批評應該是為了團結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別的目的。革命的藝術家，對於政治上的同志和朋友，不應該有魯迅先生所斥責的“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不應該像魯迅先生所嘲笑的“假洋鬼子”那樣不准別人革命。

毛澤東同志1943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於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曾經說過：“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這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藝術作風這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里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

只有斗争而無團結，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現在，中國政治的第一个根本問題是社会主义建設，是把我國建設成爲繁榮富強的社会主义國家。我們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同一切具有愛國思想的黨外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應該同一切贊成社会主义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在藝術上應該允許各種不同創作方法，不同藝術流派的并存和競賽。我們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種創作方法，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既不利於社会主义，又違反现实主义的。黨的文藝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藝術家，应当成爲團結的核心，去團結別人，幫助別人，並且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一切這樣做的，就是對的，不這樣做，不論是右的或者“左”的，都是不對的。

我們希望全國一切老的和新的文学家藝術家，包括在台灣的文学家藝術家在內，在愛國的口號下團結起來！

我們應該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文学家，在反對殖民主義的口號下團結起來！

我們應該同全世界各國的文学家，在維護和平的口號下團結起來！

魯迅的革命文學的旗幟萬歲！

應邀來我國參加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各國作家講話摘要

【新華社北京19日電】在首都舉行的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應邀參加大會的十八個國家的作家都講了話。

苏联作家波列沃伊在会上說，在我們苏联和你們中國文學的發源地屹立着兩個巨人，這就是高尔基和魯迅。高尔基和魯迅都是聖賢，他們敏銳的眼睛看到了一切。但是高尔基和魯迅同時又是偉大的、孜孜不倦的勞動者，他們用自己的兩只手在各自的國家內奠定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學的基礎，這種現實的，激發人心的戰鬥文學

，正如我們的面包和你們的米飯一樣，無論是在你們這里或是在我們那裏，都已成爲千百万勞動者生活習慣上所絕不可少的東西了。象這樣的藝術家是属于世界文學的範疇的。他說，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感覺到他在我們中間，他是生活在戰士們中間的一個戰士，是生活在建設者們中間的一個建設者。

緬甸作家吳登佩密說，緬甸人民喜愛魯迅先生的作品。在建設我們新緬甸的過程中我們將以魯迅先生爲榜樣担負起我們的文學任務。魯迅先生用他的筆杆支持國際友好和爭取和平的事業，我們將和魯迅先生一樣盡我們最大的力量爲巩固友誼与和平而努力。

南斯拉夫作家伊伏·安德利奇說，願這次紀念偉大的革命戰士和作家魯迅的大會，作爲中緬兩國在文化上進一步更廣泛地合作的新的動力。願這一合作在中南兩國文化發展上和社会主义建設方面開花結果和對我們兩國有益。

巴基斯坦作家艾阿默德·阿里說，魯迅是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他了解人民的喜悅、憂愁和他們潛在的能力。他說，沒有兩位作家象中國的现实主义作家魯迅和苏联人類靈魂的分析家高尔基那樣相似了。兩人都表現了人類苦惱的詩意和他們合乎人情的希望和願望。這象高尔基代表苏联靈魂一樣，魯迅代表中國的靈魂。

印度尼西亞作家普拉姆迪雅·阿南達·杜尔說，魯迅是他的民族的喉音，是他的人民的声音。魯迅体现了充滿對全人類良好願望的人們的道德覺悟。他的作品表达出來的道德覺悟，不僅在中國可以听到，而且听到整个地球。阿尔巴尼亞作家斯捷利奧·斯巴賽說，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也有着普通的阿尔巴尼亞人的心、靈魂和憂慮。像“阿Q正傳”小說中阿Q這樣的受壓迫和慘無人道地受到剝削的雇農，或者是象“孔乙己”小說中孔乙己這樣可鄙的知識分子和魯迅小說中的數以千計的其他人物，當阿尔巴尼亞在封建資產階級制度的時代下也同樣產生着。他說，現在，在我們的國家里，同在你們的國家里一樣，再也沒有會產生這種不幸者的土壤了。

波蘭作家魏得志說，由於魯迅對祖國的文化傳統有着無比的修養，對他的時代

的道德問題的尖銳的感受，再加上他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這就使他成為世界偉大作家中的一個。他聲稱，我希望在我來作客的國家里以及我們來自的國家里，都能產生一些作家來，他們人生的目的和魯迅一樣的堅定，他們的性格和魯迅一樣剛毅，他們的技巧和魯迅一樣嫺熟。

英國作家約翰·麥奎爾·德認為魯迅小說的特點就是對於人的深刻的理解，以及他把這種理解傳達給讀者時所用的簡潔的筆法。他認為魯迅的作品是民族形式的，但它的内容却有一種普遍性的吸引力，這些特性的結合使得魯迅的作品成為人類進步力量的有力武器。

“日本作家長與善郎談到他在1935年5月在上海認識魯迅的經過。他說，一眼看去，就知道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他相信魯迅先生如果看到今天中國這樣的恍若隔世般的輝煌發展，一定會高興的。

保加利亞作家尼古拉·馬里諾夫說，今天，魯迅成了我們共同的兄弟、同事和導師。我們，保加利亞人民，應該衷心地感謝魯迅，因為他是第一個向中國進步階層介紹了保加利亞文學的中國作家。

朝鮮作家韓雪野說，魯迅逝世已經二十年了，但是魯迅先生的先進文學和他的革命精神不僅活到今天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而且還要繼續活下去。同時，對於朝鮮的革命發展，也將發生巨大的影響和起巨大的作用。

羅馬尼亞作家阿烏埃勒·米哈爾說，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現實主義的新開路者。中國和世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以這樣的信心和熱情來思考、來描寫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歡樂和痛苦以及他們的未來的人。

越南作家潘樹魁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一位中國的大文豪，而且是世界的大文豪，先生的文學事業早就影響了我國。在和平恢復以後，越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魯迅小說選集，今年又出版了魯迅雜文選集。他說，可以肯定，今後魯迅先生的文章和思想，不僅更廣泛地深入到文藝知識界，而且會在全體越南人民中間日益廣泛地傳播開來。

澳大利亞作家迪姆芙娜·古沙克說，魯迅所描寫的社會和我所生長以及努力要

在我的寫作中反映出來的社會之間有着天淵之別。但是當我閱讀魯迅的作品時，我感到沒有任何障礙。雖然海洋把我們分開了，我們的思想是一致的。她說，沖決着你們的海洋和我們的海洋的海水屬於同一个大洋——太平洋。太平洋意味着和平，我知道今天聚會在這里的人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就是太平洋事實上將永遠是一個和平的海洋。

意大利作家馬拉帕脫說，為了魯迅，為了他一生的光輝和他的著作，我們應該工作，為捍衛自由、正義與和平而工作，同樣也為歐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和文化的團結而工作。他說，在這里，在新中國的首都，已經感覺到全世界的道德和文化的統一不僅是一個希望了，它是活的現實。

蒙古作家喬然爾查文·哈爾木蘇倫說，魯迅這個名字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者的心目中，已經成為一個可敬可愛的英雄稱號了。這是因為魯迅生長在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中間，他用自己全付的心血來歌頌了人民的光榮的勞動和英勇的鬥爭，他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自由幸福，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戰鬥。

匈牙利作家薩米奧·喬治說，魯迅是第一位把匈牙利的詩人裴多菲的詩譯成他本國語言的，他在中國和匈牙利之間還沒有通火車和飛機之前，就已經把兩國人民的心聯繫起來了。他說魯迅的影響在匈牙利正在日益擴大，我們需要魯迅的話，正如需要世界上任何偉大人物的話一樣。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沙利·斯蒂芬說，魯迅不但在文學里，並且也在生活里，在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工作里，復活了死火。今天，這股烈火正熊熊地燃燒中國。他說，請允許我們也來靠近這個火焰，暖和自己。願它的光輝照耀我們共同的前和平事業。願這一切更進一步地加強中捷兩國的文友誼。

首都的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紀念大會主席團名單

【新華社北京19日電】今天在首都舉行的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主席團由各界人士八十五人組成。名單如下。
(以姓氏筆劃為序)：